

書目題跋叢書

藏園訂補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

(一)

〔清〕莫友芝撰

傅增湘訂補 傅熹年整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清)莫友芝撰;傅增湘
訂補;傅嘉年整理. -北京:中華書局,2009.4
(書目題跋叢書)
ISBN 978-7-101-06656-2

I. 藏… II. ①莫…②傅…③傅… III. 古籍-善本
-圖書目錄-中國 IV. Z83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43468 號

責任編輯:洪 濤

書目題跋叢書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
(全四冊)

[清]莫友芝 撰
傅增湘 訂補
傅嘉年 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62%印張·1000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 冊 定價:248.00 元 (精)

ISBN 978-7-101-06656-2

《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

書目題跋，是讀書的門徑，治學的津梁。

早在漢成帝時，劉向奉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成，“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取名《別錄》。這裏所謂的“條其篇目”，就是在廣泛搜集傳本、考證異同的基礎上，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次序；所謂的“撮其指意”，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劉向所撰書錄，在內容上應該包括：書名篇目、文本鑒別、文字校勘、著者生平、著述原委、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劉向死後，其子劉歆又在《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在官修目錄、史志目錄之外，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

南朝劉宋時，王儉依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之體，撰成《七志》。《七志》雖無解題或提要，却在每一書名之下，為撰著者作一小傳，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梁阮孝緒的《七錄》則增撰了解題，繼承了劉向《別錄》的傳統，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唐代的毋煥撰有《古今書錄》，其自序云“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可知，《古今書錄》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

到宋代，官修《崇文總目》，不僅每類有小序，每書都有論說，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而且

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目解題或題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羅列版刻，兼載版本，為自來書目之創格。而流傳至今、最為著名的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晁公武曾接受井度（字憲孟）的大批贈書，加上自己的收藏，“躬自校讎，疏其大略”，撰成《郡齋讀書志》，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稍後的陳振孫（號直齋）利用自己傳錄、積累的大量書籍，仿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體例，撰為《直齋書錄解題》，並首次以“書錄解題”名其書。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是書目解題的傑作，號稱為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雙璧”。《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書錄解題》說：“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卷八五）

到了明代，隨著藏書、刻書事業的發展，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如徐渤的《紅雨樓題跋》、毛晉的《隱湖題跋》，都是當時的名作；又如高儒（自號百川子），所撰《百川書志》，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

入清以後，由於文禁森嚴，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研究學問，私人藏書盛況空前，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明末清初，錢曾的《讀書敏求記》，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元精刻，記述其授受源流，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開啟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稍後，黃丕烈的《百宋一廬書錄》和《藏書題識》，注重辨別刊刻年代，考訂刊刻粗精，成為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每書必載其行款，陳其異同；楊紹和的《楹書隅錄》在考核同異，檢校得失的同時，又詳錄前人序跋，間附己意。周中孚號鄭堂，其《鄭堂讀書記》仿《四庫全書總目》的體例，著錄圖書四千餘種，被譽為《四庫提要》的“續編”。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把“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逐一著明版

式，鈔錄序跋，對《四庫全書》不曾收入的圖書，則“略附解題”。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撰成《皕宋樓藏書志》，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於明初人之罕見者”，亦“間錄一二”，陸氏“間有考識，則加‘案’字以別之”。上述諸書，既著錄了衆多古籍善本，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其中，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不僅查閱方便，而且史料價值很高。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志》，既著錄明人著作，又留意鄉邦文獻，鑒賞、考證，兼而有之。沈德壽的《抱經樓藏書志》則仿張、陸二氏而作，收錄範圍延至清代。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耿文光的《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也都各有所長。所有這些，都可歸之爲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

此外，有些藏書家和學者，不是爲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邊收集圖書，邊閱讀、研究，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隨得隨記，這便是類似讀書札記的書目題跋。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邊讀邊記，日積月累，被整理成《開有益齋讀書志》，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被稱爲“方駕晁、陳，殆有過之”。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有的鑒定版本時代，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作者行實，這些文字，也可以歸於書目題跋之內。

總之，書目題跋由來久遠，傳承有緒。書目題跋，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體例、相同的內容。書目題跋既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學問專長、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各有其參考價值。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書目題跋具有更多的內容、更多的信息，更高

的參考價值，對讀者閱讀、研究古籍，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一部好的書目題跋，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而且，近人自撰或編輯他人題識、札記，也往往以“題跋”名書，如陸心源所撰《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潘祖蔭、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絳雲樓題跋》，可見，“書目題跋”之稱，已被學者廣泛採用。

有鑒於此，我局於1990年出版了《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十輯，2006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增編為《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九冊，雖說還不够完善，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而已經收入叢刊的，也有個別遺漏，加之成套影印，卷帙較大，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於是決定編輯出版這套《書目題跋叢書》。

這套《書目題跋叢書》與上述叢刊不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實用而又稀見的，尤其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批注本；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為主，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以圖書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碑傳題跋。在出版方式上，不採用影印形式，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標點排印，以方便廣大的文史研究者、工作者、愛好者，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07年10月

莫氏知見傳本書目



雙鑑樓人補記

陳衡憲題



若果書庫存此有較通作本
纂金部修後黃受自校存
舊藏本十二元五九存
黃校存後波三卷方地山藏今
歸周始校

古今周禮
本齊師廣國在任重責重惠十二
卷子卷十作大字字小字七字
如邊國外校屬名處危記合教下說
在如美後有經者字注字字者
義者字字

徐刺三種罕

見以黃否刻編

周禮推之皆每

百十六行行十

七字不附嘉靖

經部四

右詩類

草堂本嘉靖乙未吳人蘇獻可刊本嘉靖初
金臺汪鏞刊本嘉靖乙未吳人蘇獻可刊本嘉靖初
新都唐琳刊本嘉靖乙未吳人蘇獻可刊本嘉靖初
本漢魏遺書本漢魏遺書本漢魏遺書本漢魏遺書本
廷案注本亦可容齋二集卷八云慶厓中將
作鑒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末題云
文相公改正宋慶厓本元劉廷幹本
三十餘字

禮類

明嘉靖中有仿宋刻三禮單注本周禮刊
二卷儀禮十卷禮記二十卷
周禮單注本周禮單注本周禮單注本周禮單注本

余以得宋嘉利

周禮單注本

余以得宋嘉利

周禮單注本

余以得宋嘉利

周禮單注本

余以得宋嘉利

周禮單注本

余以得宋嘉利

周禮單注本

余以得宋嘉利

周禮單注本

余以得宋嘉利

周禮單注本

余以得宋嘉利

周禮單注本

余以得宋嘉利

周禮單注本

關千里謂後世道而此書
傷於大字今以子長改正文如
傷金謝山山水降注、制改定
一奉而未暇

金曾得舊鈔本校過

皆收嘉靖十年西安李氏別本後有
本字及後世後解而常楊

洞度湖志十四卷

國朝纂世基原本夏大
觀等輯行通光八年刻

泰山道里記一卷

國朝鼎欽模
國朝鼎欽模
刻本
四庫存

右地理類山川之屬

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魏楊街之模
古今逸史本
漢魏叢書本
明

如原豐制本
川吳氏活字本
學津本
佩四有山隱堂本

吳地記一卷附後集一卷

唐陸廣徵模
唐宋叢書無後集

鹽邑志林本
附備考一卷
學海類編本
學

兩京新記一卷

唐韋述模
原本五卷見宋史藝文
志此一卷在原書為第三卷所載坊

寺觀園祠宇東西南北比次類詳日
本佚存條在叢書中阮氏以通呈

長安志二十卷

宋宋敏求模
明初刻本
細訓堂

世有二年一版字一國利合必必

劉恩初本名補遺年

曾見劉本與劉行註同十行中

嘉慶中平得似和氏刊本

見嘉慶中版以刊本有和月行序

甚精則非和氏自刊可知

此得嘉慶初本

此得嘉慶初本

此得嘉慶初本

此得嘉慶初本

此得嘉慶初本

此得嘉慶初本

此得嘉慶初本

此得嘉慶初本

此得嘉慶初本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真卿撰 錫安氏刻 萬珍本 闕覆本 明嘉靖二年無

中顏允祥刻 萬應中平原令劉思誠刻 萬應

嘉慶中平得似和氏刊本 甚精則非和氏自刊可知

宗元集三卷附錄一卷元綱論內丹九章經一卷

道藏八種大字本 汲古閣刻 四庫傳抄本

杼山集十卷 有唐釋皎然撰 汲古閣刻 昭文張氏

劉隨州集十一卷 有唐劉長卿撰 明宏治戊午餘姚

刻中席氏刻 唐百卷詩本 明章補刻 八卷 宋刻

一字存五至十九卷 在黃楚圖家 明嘉靖二年

見明初本 十行二十字 有補遺一卷 利陽微刊片十卷 明分集

此得嘉慶初本 信劉切 嘉慶二年 利陽微刊片十卷 明分集

此得嘉慶初本 十行二十字 有補遺一卷 利陽微刊片十卷 明分集

此得嘉慶初本 十行二十字 有補遺一卷 利陽微刊片十卷 明分集

此得嘉慶初本 十行二十字 有補遺一卷 利陽微刊片十卷 明分集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整理說明

清莫友芝撰《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是近代重要的版本目錄學工具書之一。莫氏是貴州獨山人，道光舉人，長期為曾國藩幕僚。太平天國失敗後，奉命搜訪在戰亂中散佚了的文宗、文匯、文瀾三閣藏書，往來於江浙間，有較多機會得見江浙士夫故家所藏善本書籍。他把平生所見傳世古籍的不同版本和名鈔精校本箋注在《四庫簡明目錄》上，又把《天祿琳琅》著錄的清內府所藏善本和黃丕烈、汪士鐘、張金吾等清代中後期著名藏書家目錄中所載善本鈔附其下。比他時代稍早的邵懿辰也有相似的撰述，多記在北京所見之書，莫氏也一併錄存。一八七一年莫氏去世後，其子莫繩孫就此箋注本加以整理，先編為十卷，後又拓編為十六卷，鈔成清稿，這就是此書的原稿本。因目中所載既有莫氏親見的，也有據近人著錄確知尚傳於世的，故定名為《邵亭知見傳本書目》。

成書以後，莫友芝之姪莫棠曾傳錄一本，蘇州著名老書商侯念椿又據莫棠傳本轉錄一本。不久，侯氏去世，遺書為北京書商收得。因為此目簡要地記錄了諸書傳世的不同版本，有些還注出版本的特徵，既便於學者在研究某書時了解不同版本的情況，也對藏書家和書商辨識版本頗有幫助，故很快就流傳於世，先出現鈔本，隨即陸續出現三種鉛字排印本。

最早的排印本是一九零九年日本書商田中慶太郎據書肆傳鈔本付印的，世稱“田中本”。此本在書眉上還用小字排印了流傳中他人的眉批，田中氏自己也加了少量新的批注。約在一九一三年前後，適園主人吳興張鈞衡也在上海用小字排印一本，世稱“適園本”。此本書眉上除排印舊批注外，張氏之子芹伯也偶加批注，冠以“芹按”字樣。一九一四年，先祖藏園先生用王秉恩校莫棠本校勘自藏清末鈔本後，付天津官報局排大字印行，世稱“江安傅氏本”或“藏園本”。此本先祖只校誤字，未撰序跋，也未加批注。

此書流行以後，學者逐漸發現它尚有未盡如人意之處，歸納起來，大致有四：其一，《邵亭書目》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為底本，增入阮元續編的《宛委別藏》和少量傳世著名善本，而大量四庫存目之書、四庫未收之書和四庫成書後迄於清末的重要學術著作都未收入。其二，清末四大藏書家瞿、楊、丁、陸所藏重要善本、清末內閣大庫所出善本、清亡後宮廷貴邸散出的善本以及近年重顯於世的日本所藏重要中國古籍善本大都未及收錄，不能反映傳世古籍善本的全貌。其三，《邵亭書目》所注各書分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各該條之下，但所注之書往往是書名、卷數都不同的別本，易致混淆，難於據以檢索。其四，《邵亭書目》所注各書大多只標某本，除部分重要宋元善本外，很多未記行款序跋，往往難於據以印證實物、辨別版本。此外，由於三個印本都不是直接出自原稿，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訛誤。因此，很多學者希望能進一步校訂增補，使之更為完備，更切實用。

一九一二年，先祖在蘇州購得清末鈔本《邵亭書目》，攜之南北訪書，有見即錄，數年間在眉上行間加了大量批注，逐漸形成自為一書的規模。友人陳師曾先生衡恪用篆書寫了“雙鑑樓主人補記莫氏知見傳本書目”的籤題。此後，這個批本逐漸流傳於外，王重民、

孫楷第、謝國楨、邵銳諸人都有過錄之本。這時，莫棠也一再向先祖表示，自己年邁，希望先祖能增廣此書，刊木以傳。參見後附莫棠跋。這樣，先祖開始有了增補《邵亭書目》的意願。

先祖的初步設想是：在收書範圍上不受《四庫全書》的限制，酌補四庫存目和四庫未收書中的有用之書，增入《四庫全書》成書以後新出的重要撰述。所增補者以目見為限，不采著錄、傳聞，務使所增補者都是尚有流傳、學者可以輾轉訪得之本。在所增補內容上則力求著錄行款、序跋等版本特徵，使閱者能據以驗證實物。三十年代末曾擬一簡單草案，計劃在自批本的基礎上，據數十年觀書記錄和自藏善本以補善本部分，據自藏及坊肆間習見之普通明清刊本當時明嘉靖以前刊本始列為善本。以補明清以來、特別是《四庫全書》成書以後的重要著作，使目中善本及通行本兼備。後因專注於校勘《文苑英華》、編輯《宋代蜀文輯存》，未暇從事。四十年代以後，先祖高年多病，且財力日絀，無力聘請助手、鈔工，已沒有條件完成此書，僅命熹年將藏書中的普通明清刊本和叢書摘記行款序跋備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先祖逝世後，先父晉生先生曾擬逐項整理遺稿，編輯成書，因故遲回未能着手。到一九七四年遺稿劫後歸來時，先父已經逝世。熹年不忍坐視先祖畢生心力淪沒，遂決意以業餘時間整理遺稿。一九八三年，在完成《藏園羣書經眼錄》、《藏園羣書題記》的整理工作並交付出版後，開始整理此稿，歷時六年，至一九八八年完成。

整理工作主要是據先祖當年擬定的方案和體例，把他的批注和著錄綜合成新條補入，並對《邵亭書目》的正文和前人的批注加以校正。

新補入諸條都是據先祖的著錄手稿、撰述、日記、札冊中所記，

按統一體例歸納成的。所據主要有：

一、《雙鑑樓主人補記莫氏知見傳本書目》，四冊。先祖手批稿本。

二、《津逮閣戊申以後買書記》，一冊。手稿，為一九零八至一九零九年購書記錄，內記大量一般明清刊本。

三、《蠹跡瑣談》，一冊，手稿。為一九一零至一九一一年購書記錄，內多記明清人詩文集。

四、《津逮閣清人詩文集目錄》，一冊，手稿。記一九一零年以前自藏清人詩文集。熹年補記行款序跋。

五、《津逮閣藏書目》，二冊，手稿。記一九一六年以前所藏善本。熹年補記行款序跋。

六、《藏園普通書目》，四冊，稿本。一九二二年編，內著錄大量普通明清刊本及清人學術著作。熹年補記行款。

七、《藏園甲子續增書目》，一冊，稿本。一九二四年編。熹年補記版本及行款序跋。

八、《雙鑑樓善本書目》，四卷，一九二九年自刊本。熹年核對校正行款序跋。

九、《雙鑑樓藏書續記》，二卷，一九三零年自刊本。熹年核對行款序跋。

十、《藏園續收善本書目》，四卷，稿本。記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七年間入藏善本。熹年據著錄手稿補編。

十一、《藏園校書錄》，四卷，稿本。熹年據校書目錄手稿補編。

十二、《藏園瞥錄》，存三十八冊，手稿。記四十年來所見善本。即《藏園羣書經眼錄》之原稿。

十三、《藏園東游別錄》，四卷，手稿。記一九二九年訪日所見善本。

十四、《藏園羣書題記》初集八卷，續集六卷，自印本。熹年據手稿校。

十五、《藏園羣書題記》三集四卷，稿本。熹年據手稿補編。

十六、《藏園日記鈔》，二卷，稿本。熹年摘錄日記中有關版本、目錄、校勘、撰述部分。

十七、《張元濟傳增湘論書尺牘》，一冊，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摘先祖札中論典籍內容。

熹年根據先祖所定體例，從上述十七種目錄、撰述中摘錄諸書的版種、行款、序跋、收藏情況，依書名匯集成條，冠以〔補〕字，分附於《邵亭書目》各相應條之後。其中偶有與莫氏意見不一或補其未詳、未確處，輒為注明。所補各條，文字視先祖原記錄間或略有增減，以求畫一體例，但鑑定意見則是先祖原意。他平生校勘羣書的成果也摘要收納在所補條目中。

對《邵亭書目》的整理主要是用北京圖書館所藏原稿本通校藏園印本，校改誤字，並把在輾轉傳鈔中混入正文的他人批注剔出，以恢復莫氏原稿的本來面目。書上的眉批則用清末鈔本即先祖批注之底本。和三個排印本互校，不可通處兼用理校，訂正訛誤，編為〔附〕條，列於正文之後。先祖曾在鈔本《邵亭書目》上過錄《邵氏書目偶鈔》，熹年在校原稿本時又見到北京圖書館所藏王靜安先生國維手批本《邵亭書目》，其內容一併錄存於〔附〕條中。

經此訂補整理後，補入後文字約為莫氏原文的三倍半，也比先祖《雙鑑樓主人補記莫氏知見傳本書目》稿本增出一倍多。就條數而言，《四庫全書總目》收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不包括存目。《邵亭書目》著錄的，包括同書的別本在內，為四千零二十九種。這個訂補本，包括別本在內，共補入八千九百五十餘條。由於大部分條不只著錄一種版本，實際入錄之書還多於此數。《邵亭書目》原分十

六卷，訂補後有些卷篇幅溢出過多，需析為二卷。為了保持原卷次，把析為二卷者編為上、下卷，全書實際為二十三卷。

這個訂補本收納了先祖四十餘年間所見、所藏、所校、所跋的全部書籍，既包括本世紀以來國內及日本公私所藏善本精粹，也收入了大量目前尚未劃入善本範圍的明清重要學術著作和詩文集。前人關於改進擴編《邵亭書目》，使之更全面而切於實用的願望可以基本上得到滿足。此書雖以補《邵亭書目》所未備為主，但也兼有對其校勘、訂正之處，故定名為《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

熹年僅在少年時略得祖庭教導，多年荒疏，且劫後遺稿殘損，楹書不守，雖勉承先志，而核查驗證，諸多困難，只能在現有條件下輯錄編排，去先祖當年所期尚遠。整理中的不妥和錯誤之處，當由熹年自負其責，敬希讀者批評指正。

一九八八年十月 傅熹年謹記